



古今類腋

君道

二

13
1802
2



門 13
第 1802
卷 2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三

君道類三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慎始

謹微

去讒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臨六三。甘臨。无攸

利。既憂之。无咎。言占者既知憂之則不惑于甘言矣○解六五。君子維

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有孚于小人

人者言必小人退○夬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苒陸

乃信君子能解○夬六三。來兌。凶。兌為

陰物喻讒邪言其入于讒邪須○兌六三。來兌。凶。兌為

口說以言來悅人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者剝君子之小人也 ○上六

引兌兌牽引也 ○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禹謨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聖音即疾也 ○禹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允信元仁難拒絕也 ○秦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指商

受王 ○牧誓曰今受惟婦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憚人 ○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周

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罔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

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憚人充

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秦誓曰番番音波老貌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

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音便言俾君子

易辭我遑多有之言一且不可况多可有乎邦之杌隉音危貌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小旻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爾言是聽惟爾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潰遂也流泉言出不已爾言近習之言此刺王惑邪謀而不能從善○巧言曰亂之生謖始既溷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音悟○適沮君子如社音耻亂庶遄已遄音掾君子信盜音盜○月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談蛇蛇碩言出自口矣音矣言如簧顏之厚

矣音溼容也餒進也蛇蛇安舒善言也此大夫被讒而刺王○何人斯曰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人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言爾讒人縱不愧人能不畏天乎此蘇公被讒而作○巷伯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言其言有章彼讖人者亦已太甚被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民勞曰無從詭隨以謹無良○瞻卬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經解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左傳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廩為汰。弗敢違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特

侯使將中軍皆讓故云汰音太過侈也○胡傳曰。宋平公寵愛閹寺。殺世嫡座而父子之愛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時合比因太子惡寺人柳而欲為殺之故柳讒

之于

鹽鐵論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關革之所惡也。

淮南子曰。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王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惟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

抱朴子曰。夫漸漬之。久則膠漆。鮮堅。浸潤之。至則骨

肉垂折。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史肥義告信期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季布言于孝文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

蘇秦告趙王曰。明主絕疑亡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

張釋之諫文帝拜嗇夫為上林令。曰。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辨而無其實。且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豈移於浮辭哉。○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漢朱勃上書曰。臣聞王德勝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墜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燕將據聊不下。又畏讒不敢。回魯仲連射書入城。乃自刎。

黃瓊上靈帝疏曰。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砂礫。碎圭璧於坭塗。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諂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

馮衍疏曰。以高帝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踈。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于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常為流涕者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擠怨嫌。不亦難哉。

古今類聚 卷三
吳闞預政。陸抗上疏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讒庸
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
魏志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
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
忠議。張匡謂之左道。

晉華譚對陳總曰。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
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
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
遠體也。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負戮。豈不

哀哉。白起有言。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
難。

徐邈與范甯書曰。託社之鼠。攻之甚害。皆先因小忠
而成其大不忠。先籍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
道消。小人興戶。前史所書。可為明鑒。

宋恩倖傳序曰。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
易親之色。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
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
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

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
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痛。構於筵第之
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出內之內音
納創瘡通用
後魏元順。蠅賦曰。點緇成素。變白為黑。膚受既通。諧
潤罔極。輯輯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
賢壅。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困於夏臺。伯奇為
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毀其室。株葛懼其懷。小
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幡幡輕數也。詩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靈均。屈原字。鴟鴞。株

葛小弁
俱見詩

唐柳澤諫斜封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
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
之略。

魏徵告太宗曰。人主恒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
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
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
自有時而昵。

五代唐六臣傳論曰。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
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宋歐陽脩對神宗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善類。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非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鮮過。難為指瑕。惟目之以朋比。庶可空於一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李綱對欽宗曰。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闇黯。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

尹源作唐論對孝宗曰。苟君之賢。不能勝臣之奸。斯賢者無由進矣。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

佞幸傳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墮城以

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

拂音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荒昏。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三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

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

羅豫章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劉元城曰。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

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元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憂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

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以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無喜也。誑之使喜。無怒也。激之使怒。不足愛。而誑譽之使愛。不足憎。而強短之使憎。○奸邪之

人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
 劉秉忠疏曰。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
 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
 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
 諷諭於未形。付畫於至密也。
 廣東黜吏張聚上言。訟布政陳選冤。曰。周公元聖。而
 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
 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
 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何大復曰。讒佞之人。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
 塞。

楊慎瓌語曰。漂於衆咻。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人喙。
 惡巧言之傷類也。

納諫

夫爻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益六四。中行告公
 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禹謨曰。嘉言罔攸伏。○稽于衆。舍己從人。○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

鐸狗于路。官司相規。丁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伊訓曰。從諫弗咈。○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罔命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交修不逮。大雅板曰。出話不然。為猷不遠。猷之不遠。是用大諫。○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惟服。勿以為咲。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抑之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慎德之行。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君所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可而有否。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奸音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踣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善為川者決之，使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

家語：子曰：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興，桀紂以唯唯而亡。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家無悖亂之患，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而君不聞；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謫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戒其賊。鹽鐵論曰：多見者博，多聞者智，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

韓詩外傳曰：扁鵲之治奇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

古今類賦 卷三 十五
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呂覽曰。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此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

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議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綈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

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王立刳鐘鼓之懸。以從為相。○楚莊王築層臺。諸御已委其耕而見王。王曰。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國之行。且以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晏子對齊景公曰。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無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剛跪有直辭。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齊景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何如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幙。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史蘇代說燕易王曰。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秦本紀曰。始皇足已不聞。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二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斯時也。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之未卒於口。而身為戮也。拂音弼文帝除誹謗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四方之賢良。

賈山至言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

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過况於縱慾恣行暴虐以惡聞其過乎。

漢路溫舒緩刑書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詬。

班彪王命論稱高祖曰。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上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蕭望之上宣帝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申屠剛與隗囂書曰。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通理也。

陳宗上安帝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騫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

昌桀紂之譬。孝文嘉哀。盜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自刎之切。舍與赦通言不責其直言之罪

吳張紘為孫策上表。術書曰。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

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

長。必有所短也。○臨困。授子靖留殘上孫權曰。人情

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

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

狹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

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

恩。○魏文帝求言。今日。軒轅有明臺之義。放勳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命述。對稱。與。○

梁武帝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上所鍾過。不能自

覺。○

後魏崔白澤上太后疏曰。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

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耀。○

任城王奏靈太后曰。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琴瑟不調。

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

敗國。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鄭鄉校議執政人欲毀鄉校子產命存之

唐魏徵對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

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劉洎諫太宗持論難公卿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

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

雖思自疆。不可得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宏

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

陸贄言于德宗曰。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

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

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

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人君好勝而耻過。必折人

以言。雖能窮其辭。而未必窮其理。雖能服其口。而未

必服其心。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

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

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

古今要略 卷三
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盡。况隔疏而猜忌者乎。

元稹疏勸德宗納諫曰。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若夫聾聵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雖欲不亂。不可得矣。

劉元城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王者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愎自任。必能拒諫。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范華陽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蘇軾對英宗曰。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許以風聞而無重責。言及輿乘。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必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
蔡襄對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
為難。

劉燾對理宗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
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
以為好名要譽之士。而人主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
之寶。將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將受之
而不覺矣。

遼金伯嘉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
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
高廟謂吳況曰。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
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
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抹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
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文皇帝諭學士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
得。敢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于君。

李夢暘上。敬皇疏曰。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

古今類聚 卷三
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
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黃華上 武宗曰。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
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
而顯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
不然。反使其以言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
計。無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人
主無由而知矣。

丘濬重臺諫之任曰。祖宗設官。不以諫爭名官。欲人
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
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
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
之意切矣。

崇儒

鼎彖曰。大烹以養聖賢。

檀弓。孔子曰。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子。○學記
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
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
 儒服歟。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音丘不知
 儒服。曰。敢聞儒行。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為也。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
 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

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
 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
 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音豆與竇同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谷之不敢以疑。上不谷。不敢以

諛其仕有如此者。儒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

志不可奪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內舉不辟親。外

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

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讓先患難相

死也。又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

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麤而翹之。

又不急為也。陳而伏嘉謀入告而順于外也。靜正隱進之也。粗翹明告之也。不臨深

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

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

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恩。音混去声辱也。據也。憂也。陸賈

傳無久恩。公為也。君王不累長上。不閔病也。傷也。有司。故曰儒。今

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

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

為戲。

周禮。太宰以九兩係國家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

兩去声任。相任以事。

孔叢子曰。子高衣長裾振袂袖。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鹽鐵論曰。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以其多財。以其克于德也。說苑。周公攝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誠使周公驕而且怯。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呂覽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

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史。儒林論曰：余讀功令。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今學令是也。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

子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家

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祀宮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

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

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

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
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
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齊
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微
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音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九。反。鄒氏音。晉來反。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韓嬰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

賤。言禮。自魯高堂生。謝丞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

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

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

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
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文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典禮。以為天下
先。太常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政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
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興焉。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
文學之士矣。

隋儒林傳序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
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
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污隆。
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
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此齊儒林論曰。班固稱儒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後魏儒林傳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父。雖重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敦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儒林梁越等總論曰。鼎衣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酌音任斯固一時之盛事也。

王褒庾信傳論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彫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古今類用 卷三
宋詹初曰。儒者人之需也。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君需之以奠其位。臣需之以稱其任。百姓需之以若其生。天地需之以成其能。

劉珙告寧宗曰。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不知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其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道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當不止此。陳氏曰。堯舜禹湯文武更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

萬世師。

元高智耀對憲宗曰。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為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致用也。

明宋濂儒解曰。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宗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

古今類用 卷三
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

陳建論 高皇置中書省召諸儒曰時方草創。兵戈倥傯。成敗未可知。而即以崇儒興學為首務。此豈尋常群雄所及。抑前代創業諸君未見有此。

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睦親

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同人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六二。同人于宗。○家人象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初九。閑有家。立法以防閑。○睽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噬膚言。○序卦傳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

以家人。家道窮必睽。故受之以睽。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小雅伐木曰。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大雅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

古今類史 卷三 三 六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噐，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噐。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繆與穆同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周禮。太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史。三王世家論曰。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

諸侯王表曰。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

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文帝紀。宋昌折張武等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

謂磐石之宗也。六韜固如磐石

漢。元帝璽書賜王太后曰。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梅福上書成帝曰。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

古今類聚 卷三
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凌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也。

史弼上桓帝疏曰。帝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曹植上魏文帝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曹同論封建曰。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蔭。條落者本孤。○與民共其樂者。故天下同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

向期戒子書曰。天地利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

齊蕭穎胄檄曰。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常投袂。大彭漢室方昏。虛牟效

節朱虛東牟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

宣敏曰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

後周史論幽蔡二公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踈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我我焉足以躡轡於前載矣躡踐轡轡如賦事所躡也

音蘭

隋外戚傳序曰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固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

也。

宋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以聯屬之可乎。衛膚敏對高宗曰。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順以非法。非所謂孝。處以非分。非所謂恩。

宗室傳論曰。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世代既遠。恒產漸約。去士庶之家。不甚相遠。靖康之亂。蹶不復起。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

陳此溪曰。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太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春秋郕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郕。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改絕。晉以牛廢絕。

元李謙疏曰。宗親為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

心。高魏上建文疏曰。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

楊一清曰。自古有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傾敗顛覆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保祿位。不失令名。同姓諸王。傳論曰。凡王者皆近塞下。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制命左傳人君以制命為義。撫軍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

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
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
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鸛髀
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
深。猜忤遂積。靖難以後。矯枉監覆。益篤因心。宣德初。
天子攬綱結網。尋求日嚴。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
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力如晉鄭左傳周
之東遷晉鄭焉依無假於
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

慎始

坤六四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文言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需九三
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能慎之于始
則無寇可致○訟象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革九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議三就而始
革慎之至也○震初九象曰。震
來虩虩。恐致福也。○睽言啞啞。後有則也。○歸妹象曰。
君子以永終知敝。○繫辭。初六。藉用白茅。無咎。何謂
也。子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仲虺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曰。既往。肯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終始惟一。○其難其慎。○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時。○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王其德之用。○蔡仲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畢命。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大雅蕩之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小雅曰。賓之初筵。温温其恭。此衛武公悔過而作言始敬而終肆也

左傳。鄭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無始亂。無怙富。○胡傳

曰桓公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然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柅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家語。后稷廟有金人。背銘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拔。將尋斧柯。謂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太公金匱黃帝曰。予之居上。搖搖恐夕不至朝。

呂覽曰。趙襄子攻翟勝。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常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善持勝者以術疆弱。

此戰勝之始而即知戒故不至於好戰

淮南子曰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箋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

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荒忽之上。徜徉乎虹霓之間。

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

蒲且音蒲。雖善射見莊子亦弗

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蹇裳而涉也。及乎

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

新書曰。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

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

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

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

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

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

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

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董子曰。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說苑曰。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使白。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受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愛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說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務。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得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

殷康明慎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冊府元龜曰。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終亦寡悔。若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為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節。戒不密之失。脩身絜矩。閑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史子貢對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

春申君告秦昭王曰。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高堂隆上魏文帝疏曰。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

晉史曰。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

武帝臨終制曰。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

古今類用 卷三
將遠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沿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尚轉難。南北倍俗。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劉頌言於晉武曰。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唐高宗紀曰。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游畋曰。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謹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謹焉。終將安歸。

宋龔慎議諭劉鋹曰。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間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畧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

呂夏卿對仁宗曰。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敝。

邵子曰。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

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利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施師點對寧宗曰。自古人君。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金完顏素蘭上宣宗疏曰。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郝經奏議曰。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侍臣對 高廟曰。女寵之禍。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始於預政。

揭若林曰。禍福之微。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己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哉。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謹微

坤爻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靜

以養○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牯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及其童

而制之○豐彖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

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言人當謹其○既濟象曰。君

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衣袽

塞舟○係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
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
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包桑。包桑根盤結極固○其出入以
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
母。

益稷謨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不應後志。幾以審事之發。康以省事之安。弼者皆直而動。斯應矣。○五子

歌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

人上者。柰何不敬。○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以射喻事。當審之于先而後發。○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秦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洛誥。公曰

孺子。其朋其朋。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

若狗朋比之私。始于微而終于大也。○蔡仲命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尔其戒哉。○君牙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小雅小弁曰。莫高非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属于垣。言恐人聞而生讒也。

○大雅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揭木根也。○抑曰。謹爾侯度。用戒不

虞。○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予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桑柔曰。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病維此聖

入瞻言百里。所見者遠而謹于微。維彼狂人。覆狂以喜。及喜而不知謹

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

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國語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

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君以國為易。其難也將

至矣。君以國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家語金人背銘曰。多言多敗。多事多惡。安樂必戒。無

所行悔。○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投人

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死矣。

呂覽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

墨漆。堊。白飾也。涂也。喪大記。既練居堊室。疏云。新則塗堊。墻令白。稍飾。周禮註。素車以白土。堊車則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贖大物

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

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

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

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民辱。為後世笑。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

淮南子曰。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

曆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

...

音律知也。故由微可以知著。○一快不足以承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為怨。故三代之稱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載之積毀也。

新語曰。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

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若

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察于一念之微也。背惡向善。不貪於己。不苟於利。分財取寬。

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韓詩外傳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說苑曰。諺云。誠無訴。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

古今類用
卷三
全國者亦難矣。

抱朴子曰。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

史蘇秦說楚王曰。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

十二諸侯表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

賈誼治安策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

決。國制槍攘。非甚有紀。胡可為治。槍攘擾亂。苟且之意。

袁盎對文帝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

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不垂堂。恐簷瓦墜中人也。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伍被諫淮南王曰。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

聖人萬舉萬全。漢陳忠上安帝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

蔡邕釋誨曰。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
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王符浮侈篇曰。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

丁鴻上和帝疏。戒用外戚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
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
之後。未然之明鏡也。

吳公孫淵等諫孫權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
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
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
魏曹冏論封建曰。聖王安而不逸。以虞危也。存而設
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枝之憂。天下有變。
而無傾危之患。

邵銳對晉武曰。國亡失世者。未始不為衆邪所積也。
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
頓為寒暑。人主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

替起於得失。

北魏崔浩曰。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嚙。識鑊中之味。

唐玄宗紀曰。開元之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

劉蕡策曰。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言而不行。必嬰其禍。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禍。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

謝偃惟皇誠德賦序曰。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築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不化哉。張廷珪曰。古有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轉禍為福也。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

之書。敦素樸之道。毋輕堯舜而不法。毋思秦漢以自高。

宋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坎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遼梁襄疏曰。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
 芒息毫釐。以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
 憂未然。○其言卑辭。啓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
 之門。不惜名器。導僭竊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
 葛邲對孝宗曰。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
 所忽。

真西山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
 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
 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
 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

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
 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
 名。所愛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
 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
 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
 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
 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

古今類聚 卷二
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元許魯齋曰。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

高廟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

薛宣曰。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布政陳選奏。番人入貢。所過震驚。曰。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

章懋諫元宵燈疏曰。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

古今類用 卷三
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
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

葉居升萬言書曰。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
楊慎璫語曰。燔黍。太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

君道類四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節儉

賁爻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節彖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三爻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四象曰。安節之享。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旅獒曰。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唯服食器用。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畢命曰。怙侈滅義。將由惡終。葛覃曰。薄污我私。薄澣我衣。○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左傳。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將若之何。

譏子產作丘賦也。

刺其桶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

共音恭與供同。

○胡傳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

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春築臺于郎傳。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因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為出。○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器。寢不踰

廟。○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君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慊于上。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家語。子曰。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入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鹽鐵論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目侈於五色。耳營於五聲。體極輕肥。口極其脆。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淮南子曰。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煥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箠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以日關以東謂箠。以西謂扇。原本○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穀音毀。一斛春為八斗也。

古今類聚 卷四 三

荀子曰。為之瑯琊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筚篥。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辨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

韓非曰。聖人之治。藏於民。不藏於府庫。韓詩外傳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史李斯對二世曰。堯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斷。茅茨不

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塗

糲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采櫟木。棗積也。

糲粗粟米穀。音學盡也。

公孫弘傳論曰。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昔者管仲相齊。有糾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獄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漢楊雄曰。聖文躬服節儉。絺衣不蔽。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玳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華麗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鞜音裕。橐也。猶今胡人扞腰。首子鞜如金石。高堂隆上魏文帝曰。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

晉范弘之議謝石謚曰。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庶耻不興。利競交馳。漢文襲弋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

齊祖思政事啓曰。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故能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饌器則陶甑克御。瓊簪玉筯。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

蘇綽奏周文書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

古今類月 卷四 五
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

後魏澄王諫高祖表曰。食土簋而媯德昭。卑宮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房壯而秦力竭。

高克上世祖疏曰。天地無私。故能覆物。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秉至公以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

唐徐賢妃諫伐遼曰。捐有盡之農功。趨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志驕於業。秦體逸於時安。

魏徵上太宗十漸曰。初役已以利物。隨縱欲以勞民。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褚遂良對太宗怪問諫舜造漆器曰。雕琢害農。力纂組傷女紅。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生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蓄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宋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劉元城曰。夫錦綉珠玉。世之所好。已不好之。則不用。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明皇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李宗勉告孝宗曰。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苟浮費泛用。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調度而失事機。危昭德告理宗曰。必求安節之亨。毋昭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范師道曰。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駮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高廟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高廟以大明宮制度不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

高皇却貢獻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古今類聚 卷四
目之娛玩好之失。○高皇不許親王宮室飾彩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劉基擬連珠曰。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歌妖舞。末世所好。竒技淫巧。先王所懲。

王恕言貢獻太多曰。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却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

詔令

姤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渙爻曰。渙汗其大號。

舜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咸有一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官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大雅抑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辰時也。言以時播告也。○公劉

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運曰。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言命以法天。為主官主也。○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故大

人不倡遊言。

左傳。楊解對楚子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季文子謂晉使趙穿曰。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

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管子曰。不明於財。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

在埴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

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

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埴。埴土也。書厥土。埴埴。埴打瓦也。老子埴埴。

器為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
○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雪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傳。傳音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禮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

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
可復者，君不言也。○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令下
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天以
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

韓非子曰：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
數下者，可亡也。行私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然則

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
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勸之事
大衆而數操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

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
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

者，若烹小鮮。勸諭也。澤者膏液之意。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
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
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

史公子成告趙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令行為上。

漢陳興疏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
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
憎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酒音洗義亦同心自新
之意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詞必溫麗。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
郁郁。

摯虞諫改詔令曰。昔之聖王。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
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萬國之誠也。詔書頒
下。被于遠邇。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奪既
往之詔。收已澍之施。臣竊以為不可。

宋鄭鮮之議沈叔任父疾去官曰。夫事有相權。故制
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
所獲。而為永制者也。

梁武帝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祖皆喜。名實未虧。喜怒
為用。

隋柳彧疏曰。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業勝。是
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
在煩數。

後魏孫紹上靈太后疏曰。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

唐魏徵雨溢陳事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陸贄疏曰。欲收人心。惟在赦令。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

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出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馬。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

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政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減。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

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厭與懼同滕子濟曰。惻怛愛民之詔。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令。不着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辛棄疾讀紹興之詔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以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於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創守

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風雷大壯曰。文王受命。開國承運。○大畜曰。聖人養賢。以順天時。○大畜曰。聖人養賢。以順天時。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大誥曰。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

大雅下武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

京也。鎬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昭哉嗣服○昭茲

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周頌武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周頌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其夷之行子孫保之高山岐山也荒治也康安也言遷於岐其

山雖儉而人性歸之行若平夷也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

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史商君立法辨甘龍曰三王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

法而伯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司馬錯對張儀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

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道隨之矣

秦紀載賈誼論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鉞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及。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鉞音約。贏音盈。擔也。景音影。棘戟也。

矜音槿。銛音恬。利也。鍛音健。

漢武帝本紀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

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茂俊。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異姓諸侯表曰。漢亡無音尺土之階。繇一劔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叔孫通說高帝起朝儀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蜀費詩諫不宜即漢中。習鑿齒議之曰。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述建以定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用能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何推讓之有。

楊戲贊蜀先主曰。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吳陸沉聞都下。改令多闕。乃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魏荀彧對操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

孫盛議宗預使吳曰。帝王之保。為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祖述

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蜀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

武帝紀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征伐四越。威被遐荒。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

晉紀總論曰。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陳世祖本紀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為賢能。撓而易之。為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曾音層。高也。固以少焉。

魏徵齊紀總論曰。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料甲兵之衆寡。校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一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帑音奴又

音倘金帛所藏之府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

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耳酒嗜音鄠肆遍於宮圍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忠信弗聞萋菲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而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

媪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

祿位加於犬馬持瓢者非止百人淮南子一瓢十人持則破搖

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

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

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

隋房彥謙與薛道衡書曰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

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

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

古今類纂 卷四
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數之兆。終無帝王之位。

後魏高謙上高祖疏曰。夏德中衰。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國無常安。世無恒敝。惟在明王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後周史論賀拔勝曰。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唐馬周上太宗書曰。歷觀夏商周之有天下。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自免。末世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世無遺德。可思。故人主雖以大功定天下。尤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為子孫立萬世之基。不特當年而已也。

太宗曰。玄齡與我定天下。見創業之為難。魏徵與我安天下。知守成之不易。

劉蕡策曰。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竊權而震主。五代伶官傳曰。嗚呼。盛衰之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觀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豈得之

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於人也哉。

唐莊宗謂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不以為勞。今居深宮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宋王十朋上高宗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臣卑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為孝一也。王安石對神宗曰。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

蘇徹對英宗曰。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述

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漢武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剔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情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

李綱對欽宗曰。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非一日所致。夫治天下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君。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元許衡疏曰。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

文武

革爻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禹謨益贊舜曰。乃武乃文。○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禹貢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大雅文王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雖曰。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魯頌泮水曰。允文允武。照格烈祖。

左傳。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公狩于郎。胡傳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

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國語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孝。文之本也。思。文之辭也。讓。文之材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喪。文之象也。

呂覽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淮南子曰。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

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翟煎對惠王曰。今夫
舉大木者。前呼邪音耶許。後亦應之。此舉動勸力之歌
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
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論衡曰。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
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
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菽野。根莖衆多。則華
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
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
之。山之秃也。訖其茂也。地之瀉也。訖其滋也。

新書曰。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鳴玉以行。佩
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蚺珠。以納其間。瑀瑀

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蚺大蠃蓋竅九曲珠用
蠃穿引蠃大珠蓋大可

中規。折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登
車則聞鸞和之聲。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則敬御

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故曰。明
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

古今類史 卷四 明品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富也。不可選。衆也。

史陸賈對高帝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說音稅

陳平交驩惟絳侯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漢仲長統理亂篇曰。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雷。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踰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賁育萬數。無所復用其勇。

馬融上廣成頌曰。明德耀於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隣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斯固帝王之所以耀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時正平則

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
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其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
匈奴之權班超梁暉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
受爵位薦功祖廟勅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魏孫盛上疏曰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蘓之惠
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

於一朝魚哮可屈膝於象魏矣魚音袍泉有虎魚哮音有尔驚聲大怒也

封徐紹孫或詔曰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

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

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
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

摯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曰邈矣聖王叅乾兩離陶
化以王取亂以奇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

雍咏鑠詩頌於鑠王師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海南有北

向戶之國日出其北故曰反景承正受朔龍驤駢駢風于華陽弓矢

橐服音橐音鞬橐鞬弓矢袋鞬音謙左傳左屬橐鞬干戈戢藏嚴嚴南金荆楊

之業業餘皇吳有大戰艘名曰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

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遠日月時邕

宋禮志引晉程邈表曰。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

鮑照河清頌序曰。制禮裁樂。悖風遷俗。文教也。殊華

逋羯。殊華異于華言是夷狄束頽絳闕。武功也。

梁王僧辨曰。農山地下之策。孔子與子貢子路顏回農山言志地下張良事

金匱玉帛之謀。太公金匱莫不定美。宸帷決勝千里。

周紀總論曰。驅馳戎馬之際。攝足行伍之間。時屬與

能運膺啓聖。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

大順以訓物。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戰。

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強。修六官之廢

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

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如此。亦

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

文者。孰能與於此乎。

武帝詔曰。相邠人於海內。混楚子於天下。○王威既

振。魚潰鳥離。幽清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

定。

隋李諤上書曰。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昏同蒙昧也。書不昏作芳。借讀作敏。本音昏。貴遊摠北。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

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唐儒學傳史論曰。武為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

宋陸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

余玠對孝宗曰。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里閭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噲伍。願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平蜀詔曰：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

建儲

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周南關雎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單劉贄私立少簡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道。不可以帥師。○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
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
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置
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州吁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石碏曰。臣聞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僭淫
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春
秋。無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家。而不拘於世
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
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于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
傳子以嫡。天下之定禮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
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后世亂嫡奪正之事。○冬。曹伯
使其世子姑射來朝。傳曰。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
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貳出。啓窺伺之心。

危道也。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去聲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迂同曲也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

古今類聚 卷四 三
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
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
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
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
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
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國語曰。傳太子者。必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
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書。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以休惕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教之法。使訪官物。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
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其賢以翼
之。悛而不懾。則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節文

古今類用 卷四
以感動之。恭敬以臨鑒之。勸勉以厲之。惇信以周之。德音以揚之。懾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史齊世家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耶。

文帝紀有司請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久，用此道也。立嗣必子，從來遠矣。賈誼治安策曰：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圖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音衆道若性。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齊。禮記采齊音慈惟淮南呂覽載采齊音嗟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餘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古今類月 卷四
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為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禮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成也。聞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魏李彪上高祖表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此周王所以長久也。

隋太子傳曰。氣秀春陸。神華少陽。

春陸者東宮之義也。

唐劉洎上太宗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教。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積德弗純。令聞不著。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道好學之實。壬臣敢進其說矣。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又何朝納誨。夕補遺哉。

柳澤請養儲曰。生于富者驕。生于貴者傲。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乎。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耶。當誕降謨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元稹請選正人輔導曰。賈誼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康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遠。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太子欲去王叔文任也宋寇準對太宗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嬖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張述上仁宗疏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天道之常也。

司馬光言于仁宗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

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禍可勝言哉。張昭疏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牴此心。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以置之元良。

史浩對高宗曰。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

胡五峰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傳。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當誼之時。固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傳之嚴。講

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金完顏素蘭上宣宗疏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

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

朝巡聘饗

觀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大有文曰。公用亨於天子。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小雅車攻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

繹。○瞻彼洛水。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

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也

左傳。遂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

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殫

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禮也。則禍亂興。不倚不飲。慎禮而不敢少肆也○公如齊觀社。非

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晉卻至對楚子反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

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陳五父曰。親
仁善隣。國之寶也。○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
寢。庫廩繕修。廩音疾。馬二百六十。司空以時。平易道
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
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不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菑患。○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衛甯武子私對行人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
所愾。愾音慨。恨也。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綵盧同也。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來聘。公宴之。為賦湛
露。及彤弓。故武子云云。
曲禮曰。天子當依上声。音倚。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
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與隙同地曰會。諸侯使大夫
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王制曰。諸侯
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山川神
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為畔者君討。有功德
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之朝也。考禮正服。一德以尊
於天子。○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
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
作讓矣。○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
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至也。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竟。大夫郊勞。君親
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拜君命之辱。所
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

接以敬讓。則不相侵。

周禮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白虎通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五月南巡

狩。至於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史漢武巡封至雒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

豫州。觀于周室。

漢章帝告諸郡詔曰。朕為巡狩之制。以宣聳教。考同。避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宋禮志序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後。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

武帝詔曰。昔周王驥跡。寔窮四冥。漢帝鸞軫。夙徧五

古今類聚 卷四 四
嶽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公時省方。觀察風俗。

後魏高帝賚貢使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恒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鏘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

高允諫高宗禮儀不依古式曰。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

隋河間王弘得密書曰。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于漢水。還日未期。

唐禮樂志曰。天子將狩。告于其方之州曰。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裴光庭言玄宗東巡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狄仁傑止李冲玄避妬女祠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

風伯清塵。兩師灑道。

宋太祖平蜀詔曰。封冊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

呂祖謙曰。巡狩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用也。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巡狩而一整頓之。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也。

金梁襄上世宗疏曰。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終

